

长篇小说

天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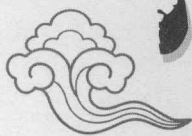
辛国云
著

作家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天

官



辛国云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官 / 辛国云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7
ISBN 978-7-5063-8128-4

I. ①天… II. ①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56964号

天 官

作 者: 辛国云

责任编辑: 南 木 李 雯

装帧设计: 连鸿宾 朱文宗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×210

字 数: 216千

印 张: 8.25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128-4

定 价: 2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001 / 引言

003 / 第一章 天 光

013 / 第二章 殡仪馆

023 / 第三章 彩 票

033 / 第四章 墙外风景

049 / 第五章 纸棺材

063 / 第六章 管三炮

073 / 第七章 金 条

085 / 第八章 红 菱

095 / 第九章 金 棺

107 / 第十章 空 洞

- 119 / 第十一章 仙 女
- 133 / 第十二章 老毕和俩女人
- 147 / 第十三章 舒伯特小夜曲
- 159 / 第十四章 作 家
- 171 / 第十五章 节外生枝
- 179 / 第十六章 象 棋
- 189 / 第十七章 无间道
- 201 / 第十八章 城 市
- 211 / 第十九章 婚 礼
- 223 / 第二十章 《天堂》
- 235 / 第二十一章 “天堂”
- 243 / 第二十二章 大 雪
- 255 / 后 记

引言

我有一个朋友，叫管小贵。

管小贵是做生意的，做什么生意后面会告诉你。

这个人有钱，有时候很牛逼，敢一掷千金；有时候挺神秘，似乎跟神鬼都能对上话；有时候还颇可爱，弄出些事儿让人匪夷所思、啼笑皆非，想想又由衷赞叹。他的经历挺有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肯定不是普通的意思，应该说是富有传奇色彩，人一跟传奇沾上边，就真的很有意思了。这个时代需要传奇，更需要刺激，所以，我想把他的故事写成小说。

管小贵竟然欣喜若狂。我有点不能理解——写小说是虚构，借他的故事说事儿而已，又不是给他树碑立传。现在很多政治家、企业家、艺术家，也包括别的什么家，都喜欢为自己树碑立传。树了、立了，似乎就能高人一头，或名载青史了。其实，也未必。

管小贵似乎并不知道小说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以为小说跟人物传记或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区别。他还说读过我写的小说，特别崇拜我。他说崇拜我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很真诚，眼睛里似乎有水蓄着，让我的心微微一颤。

我有点感动了，但不能表现出来，只是微微笑着。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深沉。

而他后面说出的话却让我瞠目结舌。

管小贵说：我也写小说吧。

我语塞。想了一会儿，我才不无揶揄地说：就你……

管小贵不管我句子里省略掉的内容是什么，冲着我灿烂地笑着，露出一口白牙，在阳光里熠熠闪光。他笑得天真而自信，似乎他很快也会像我一样，成为一个会写小说的作家了。这家伙，挣了大钱，还想过过作家瘾，太自不量力了吧！太贪得无厌了吧！还让别人活不活了？就他那文化、那素质，还想写小说？噫！也太不把小说当回事儿了吧？哈……

我不敢笑，怕会把一口假牙笑掉。

尽管我心里这样想，但嘴上却说：好，好啊！写吧，你也写吧，写完了咱俩的小说合在一起，题目我起，出版费你掏——他一掺和，小说要想出版，恐怕得自费。当然，即便他不掺和，小说写出来，自己不掏钱，出版社也不一定给你出，除非你写一夫多妻、写乱伦，或世界末日。

作家是不是都这德行：言不由衷，还好日弄人。

管小贵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，一张大脸就像游戏中兴会淋漓的孩子的脸。

第一章
天光

第一章自然由我来写，因为小说的开篇很重要，基本决定着—部小说的走势，也决定着—部小说的成败。一个足够聪明的小说家，会把开篇写得风生水起、引人入胜。

管小贵擎起桌上最后一瓶啤酒，仰脖子—气吹进去，然后提着空瓶子晃出门去。他大笑两声，把瓶子狠狠向地上掼去，—声脆响，酒瓶碎了一地，玻璃片在路灯的照耀下鲜艳而尖锐。管小贵仰天而笑，“哈哈，从今天起，老子要发财了！”

天突然—亮——贼贼地—亮，持续了约几秒钟——暗夜被揭去黑色的面罩，露出—张惊恐的脸。那肯定不是闪电，也不是来自某种高科技的强光。有幸目睹这—亮光的人，或定在那里呆若木鸡，或被吓得哇哇大叫、抱头鼠窜。

小饭馆老板愣怔地看着外面惊恐不已，忽然醒过神来，蹿出门来喊道：“大哥，还没结账呢。”管小贵歪头横他一眼，“狗眼看人低，你看老子像赖账的人吗？！”说着，管小贵从屁股口袋里拽出张百元票朝他眼前一甩，“不用找了。”小老板看着管小贵歪歪斜斜在门口晃，知趣地退回店里。他瞄一眼饭桌——一箱“崂啤”被他干掉了，酒瓶子在桌上横躺竖卧摇摇欲坠。还有几盘被吃得很干净的不值钱的小菜，一百块足够了。

管小贵来这个海滨城市打工已经三年。三年中，在码头上扛过大包，在饭店里洗过盘子，还在一家企业做过保安。这些活计的收入，除了交房租外，剩余的勉强够填饱肚子，如果想抽烟喝酒，或干点别的，就得借钱。他身边多是与他一样混一天算一天的人，借钱也找不到地儿。管小贵心灰意冷，当初离开老婆孩子到城市淘金的梦想，眼看破灭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个城市根本不属于乡下人。这里有漂亮的高楼大厦，有美丽的海水浴场，有如梦似幻的海底世界，但对他统统都板着冰冷的面孔，别说接纳，连一点同情的意思都没有。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、首尾相接，把城市的街道塞得满满当当，得了肠梗阻般缓慢蠕动，堆砌成财富和尾气的长龙；身着挺括华丽时装的男女，步态像他们的眼神一样傲慢，就连他们手里牵着的小狗，也一尘不染，踏着幸福的碎步一脸从容。而他只能灰溜溜地贴着路边，像一条没人管的流浪狗，缩着身子孑然而行。

就在管小贵几近绝望、准备厚着脸皮返回家乡时，一次偶然的机，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这曙光就像在黑暗死寂的海面上，突然看到灯塔一般让人心头一震。

那天，一个一起干过保安的朋友约他去海边钓鱼。那伙计的境遇与管小贵没什么两样，只是比管小贵看得开，得过且过，没什么野心，能吃上饭，天天待在城市就心满意足。这样的心态，自然比管小贵活得自在洒脱、满足惬意。到休息日，花一块钱坐上公交车满世界

去玩，爬山、游泳、钓鱼，爱好广泛且精力充沛。

初秋的海是迷人的。天空湛蓝，万里无云，恰似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把下面的海收在里面，交相辉映。海自然也是蓝的，一望无际，与天的尽头接连起来，没了穷尽。这时的空气纯净如洗，微风习习，把海里的湿气吸上来，让早上温和的阳光一耀，透着迷人的光晕，若梦似幻。管小贵颓废的心境蓦然间明亮起来。

朋友坐在海边礁石上专心钓鱼，管小贵不会，也没兴趣，待在一边似看非看。风突然就大了，荡起海浪，一次次撞击着岸边的礁石，汹涌而来，碎花飞溅，咄咄逼人，却一次次无功而返；退回去，积蓄力量，重新再来。管小贵觉得，这些挑着鱼竿待在海边钓鱼的人，都是傻逼，就像那些没脑子的海浪，搭上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，逮不到三五条杂鱼小蟹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说重一点，就是白白浪费生命。

看着，想着，管小贵无端地心烦意乱，似乎自己的生命也在这种无聊的消磨中一寸寸缩短。极目远眺，看着永远也不可能看到边沿的海水，心中的惆怅渐次加重，遂丢下钓鱼的伙计，顺着海边漫无目的地逛开去。湿润的海风吹乱了头发，似被一只巨大的手掌胡乱抚摸着，有一种被非礼的感觉；雪白的海鸥，张着翅膀撩拨着海浪，随着尖锐的鸣叫，矫健的身躯倏忽而起，在蓝天和海水之间恣意翱翔。管小贵看着，心情竟渐渐又明朗起来。

突然，管小贵被一阵鞭炮和器乐声吸引。顺着声音寻过去，是一家人在办丧事。似乎是个渔村，老旧的房屋看上去死气沉沉，有的已人去屋空，应该正在搬迁中吧。城市的不断扩张，海边毗邻城市的渔村渐被吞并消失，如同吹灭一个个气泡，无声无息，不留痕迹。取而代之的是高耸的楼群和宽延的广场，城市的触角如同章鱼的巨爪，伸展自如霸道恐怖。

渔村虽已破败，丧事办得却隆重，孝子贤孙一大群，披麻戴孝，悲悲戚戚。还雇了吹鼓手，一个个鼓腮扣胸，把一串串或悲伤或欢快的音符送上天空随风飞舞着。最耀人眼目的，是堆积在一起的纸人纸

马，花花绿绿，争奇斗艳，比活人活马都显得神气光鲜。还有电视冰箱小汽车，小别墅也像模像样，连微缩的门窗都很逼真。居然还有美女，浓妆艳抹，花枝招展，一大帮簇拥一起，似有嬉笑声漾出来。管小贵想，活着的时候，只能娶一个女人，多娶一个就犯重婚罪，死了，就是妻妾成群，活人的法规却鞭长莫及了。可到了那边，政策就真的那么宽松吗？即便政策允许，那么多女人聚在一起，就不怕争风吃醋？若火并起来闹出人命，又该魂归何处？莫非要重返人间，又是一个轮回？当然，管小贵管不了阴间的事，他想的是，早就听说海边的渔民富得流油，并不是因鱼打得多，海里根本没有多少鱼给人打了，主要是靠搬迁得的补偿款。政府给的补偿款是按住房面积计算，价格相当可观，能换一套楼房，还够买辆汽车，甚至下半生亦衣食无忧。聪明的渔民，并不满足那些别人看起来会流口水的钱，他们凭借可靠的信息，在即将搬迁的前几个月，把原来的旧房进行扩建，平房顶上加盖二层，单砖一垒，白泥一糊，住房就整整多出一倍面积。院子里密密麻麻栽上树苗，不管死活，每棵都能赔钱。那加盖的小楼，跟纸糊的差不多，风一过就颤晃，但没有谁打算去里面住，政府来量面积的时候，却是一寸也不能少，这就白白多得了近一倍的补偿款。管小贵想起他的家乡和他家住的破旧的老屋，一阵不平和悲哀蔓及全身。

丧事的中心在一处院子里。院子很大，里面摆了灵堂，白布黑帐迎风招展，花圈列兵般整齐排开。一院子人或坐或站，吸烟，闲聊。有吊唁的人来，主事人大喊：客来——一行人随着喊声，依次在灵堂前排开，在主事人的号令下，行三鞠躬礼。有近亲的晚辈，则要跪下，隆重地磕几个响头。谢客——主事人一声喊，跪在两边的孝子们齐整整地向客人磕头。一片唏嘘。

这是还没搬迁的一户人家，一定是对补偿款还不满足，赖着不走肯定还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不远处站着三三两两看热闹的闲人，有的交头接耳说话，有的抽着烟，冷眼看又一个活人不情愿地离开这

个世界，脸上现出与己无关的冷漠。管小贵凑过去，给一个抽着烟的年轻人递上一支烟。那人对管小贵笑笑，接过烟去夹在耳朵上。

管小贵也点燃一支烟，悠悠吸了一口，问：“办得挺场面啊，有钱人吧？”

那人把手上的烟紧裹两口，然后把耳朵上的烟摘下来叼上，用烟屁股上的余火对着了才说：“有钱没钱不都这么办？现在兴，办小了别人笑话。”

管小贵点头称是。管小贵一支烟勾起了那人的话头，“人死如灯灭，办得再风光有鸟用，都是办给活人看……你说，这全市里外得有几百万人吧，一天得死多少人，一年又是多少？黄泉路上无老少，眼下暴死的一年比一年多，年纪轻轻就奔那边去了。原来没听说过的蹊跷病现在有了，脚趾头上都能长癌，得上就死人。有气死的，有笑死的，有醉死的，也有饿死的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路上车多了，天天都有轧死的人，一个车祸，多了能死几十口子。”

那人说得轻描淡写，似乎一次死几十口子人并不足为奇。他吸了一口烟继续说：“跟前儿这位，听说才四十来岁，让车轧了，脑袋瓜子都黏了……可惜了。哎，你说说，花这么多钱，就都这么白白烧了，咋也不心疼？留给活着的人干点什么不好。现在又不让土埋，办得再风光，末了还不是到火葬场钻烟筒，变成一股烟，风一刮，没噠了，嘿嘿。”

管小贵不住地点头，“大哥说得是，一看大哥就是有学问的人。”

“鸟的学问啊！学问咱可不敢当。”那人有点飘飘然，脸上现出不易察觉的得意之色，“但对这世上的事倒也看得明白。都这么办也好，又多了些赚死人钱的行业不是？现在就业这么难，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，农村人铺天盖地往城里拥，就像城里满地里都是钱似的，哈腰就能抓一把，城市都快给挤爆毬了！所以就得多开辟就业渠道，政府就是这么讲的。你看那帮吹鼓手，天天不闲着，有时候一天赶两场三场呢，弄一场开口就要两千块。”

看那乐队，倒也新鲜，土洋结合，有模有样。有唢呐、笙笛、钵镲，为民乐；有小号、长号、单簧管，甚至还有萨克斯，是洋乐。两类乐器扮演不同角色，民乐以喜庆为主，吹奏《抬花轿》《百鸟朝凤》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之类欢快的曲子。这也有讲究，尽管是办丧，送亡人走，还是要喜庆欢快一些，如此，亡魂才得以升天；西洋乐主要奏哀乐，用厚实低沉的声音，营造哀伤气氛。乐手似乎不太专业，节奏吹得很慢，有几个音符好像睡着了，延长了好几拍。一喜一哀，交相呼应，把一场丧事营造得怪模怪样、不伦不类。

那人的话在缓慢的乐声中也放慢了节奏，“谁也不在乎这点钱，这事儿也没有讲价的，对不？要多少给多少呗。还有哭丧的，家族里人稀，场面太小不好看，就雇人来哭，哭一场也要上千块。那些人也就是张着嘴干号，声音挺大，不掉一滴泪，都是从农村来的，能装。你说，这不是花钱骗自己吗？他娘那个臭的！”现在流行一种语言，就是把一句话或一个词汇的后一个字省去。比如说某人“德高望重”只说“德高望”三字；说某人“衣冠禽兽”，只说“衣冠禽”前面三个字。充满智慧，效果极佳。

管小贵的心被刺了一下，隐隐作痛，难道真是因为乡下人拥进城市，才让城市变得混乱不堪吗？是因为乡下人进了城市，才会有那么多人死去吗？乡下人是瘟神？但他不得不随口应付着，“说得是，人有钱了，办这种事也没人在乎那点钱，人不就死一回嘛……到火葬场那边还得花钱吧？”

“那可不，那帮怂人更敢开口，一个骨灰盒要几千，甚至上万，听说还有好几万的呢！也不知什么鸟材料做的，就是全金的，也不能这么贵吧？放放录音，办个仪式也要上千块。还有那个烧人的炉子，据说刚换了进口的，人在里面能转着身烧，比原来国产的炉子多收一倍的钱。你说，这又不是烤羊肉串，转着烧不也是个烧吗？还能烧出个鸟花样儿来？家属自己去捡捡骨灰，也要收好几百块呢，咳！跟明抢差不多了。”

管小贵蓦然一震，他觉得，这人一席话，就像一把锋利的尖锥，自己身体里某种堵塞了很久的东西，突然间被捅开，一股热流通贯全身，汗毛孔一个个都张开了，似有一股热气嘘嘘冒出来。他预感到，自己的命运，从这一刻起即将被彻底改变。但究竟是什么，却朦朦胧胧难说清楚。

“哎，大哥。”——这里的人无论大小，看着年龄差不多都称大哥，刚刚管小贵也叫他大哥。“你看那个女人，就那个，站在秃顶老头身边那个。”

管小贵抬眼望去，果见一女子白衣白裤，站在一老者身边，面容悲戚，不断用手抹着眼泪，身体却紧紧贴着老人。

“这女人不像这村里的人，倒像哪个明星……人长得不赖，身材真好，特别是穿上这身素衣，更显得……嗯，要想俏，一身孝嘛。”那人没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白衣女子的美妙，顺口而出一句俗语，倒也恰切。

管小贵笑笑，“嗯”了两声，说句你先忙我那边还有事，然后转身走掉了。他对下面的话题已无兴致。

管小贵回到钓鱼的朋友身边，老远看见朋友站在礁石上，弓腰塌背，双腿叉开，手上的鱼竿弯成一张大弓，鱼线直直地绷着，在海风中发出“铮铮”的尖叫。管小贵紧跑几步过去，看着朋友因紧张和兴奋扭曲的面孔，心脏也“噎噎”地狂跳起来。

“傻愣着干什么，快，快拿抄网，逮着大家伙了！”朋友的声音激动得发颤。

管小贵在朋友的示意下，抓起抄网，站在礁石下面贴着海水的地方，紧张地等待着。“呼啦”一下，管小贵面前的海水落入炸弹一般，溅起一个巨大的水花。哇——好大的家伙！管小贵看到那一跃闪过的鱼足有一米长。朋友不愧是钓鱼高手，顽强而耐心地与大鱼展开角力——鱼用力，他放线，鱼一放松，他收线，一放一收，尽显力量与智慧的生死较量。管小贵似在观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表演。这样来

来回回持续了足有半个小时，鱼终于失去挣脱的力量，任凭鱼线一点一点将它牵到岸边。管小贵不失时机伸出抄网，将鱼牢牢兜入网中。

这肯定是管小贵这个朋友一生中钓到的最大的一条鱼了。

天意！管小贵比钓到大鱼的朋友显得还兴奋。

管小贵坐在去市郊的公交车上，心中嘀咕：贸然到那种地方究竟去干什么？结果又会怎样？其实他压根儿就没想明白，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他必须去试一试，那个地方是改变他命运的去处。他觉得，自己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、拽着，不由自主，想不走都不行。这很像那天朋友钓到大鱼时的情景，但意义却截然相反，那条鱼是被钓，而他管小贵却是去钓鱼。自从离开那个渔村，冥冥中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提示他：去吧，去吧，通向天堂的路就在那里。管小贵最近在读一本有关天堂的小说。

踏进西郊殡仪馆的大门，肃穆的气氛立刻将他包围——一拨拨的人，或多或少，陆续走进大门，都阴沉着脸，不说话，多是用眼神交流。也有感情和泪腺同样丰富的，脚一踏进大门，眼泪即充盈而出，不断用手帕或湿巾擦拭着眼睛和脸腮。男人眼睛暗红，面目发黑，女人脸上的妆抹花了，一条一缕。间或有什么车驶过，速度很慢，基本听不到马达的声音，似在水上滑。

转过一个弯，往深里走，方看到一个办理丧葬事务的大厅。这里人却多了，大厅外面一伙一堆的人，聚在一起，男人大都吸着烟，深深用着力，裹一口烟就短去半截。女人的眼睛都红红的，似刚刚才止了泪。小孩子们也都安稳得让人难以置信，眼睛里蓄满哀伤，似乎一走进这里，立刻长大成熟起来。管小贵越过人流走进大厅，里面的人火车站候车室般拥塞不堪。不同的是，这里没有火车站那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和复杂的吵嚷声，人们尽管身贴身排队等待办理手续，但秩序井然，含气屏声。也有人悄悄说话，似乎在商量着什么，声音极低，连对面的人，也不得不竖起耳朵不眨眼睛地听。

大厅一隅，有一个展台，玻璃橱柜一尘不染，闪着天堂里才有的亮光。架子上摆满各种式样的骨灰盒，正像在小渔村遇到的那人所说，价格从三千到三万，应有尽有。骨灰盒造型多是俗不可耐，但用料讲究，做工精细，或黑或紫的颜色，都闪着刺人骨髓的光泽。也有黄色的，像黄杨木本色，透着皇家的高贵气息。管小贵咽口唾沫，心想：人活着有贵贱之分，死了也有高下。

管小贵出了大厅，继续向院子深处走去——一座古朴精致的建筑就是为人称道的告别大厅了，人们在这里向亲人遗体做最后告别。据说这大厅的建筑全省第一，是这个城市的亮点。这充分说明，政府对死人和活人一样尊重。来参加葬礼的人大都衣着得体，就和他们的悲伤一样恰到好处。管小贵是随着一个长长的队伍走进大厅的，门口有两个人向队伍里的人逐一发放纸花。管小贵也领了一个，他试图像别人一样把纸花别在左胸前，可他的夹克衫上没有口袋，花上的别针是用细细的铁丝弯成，穿西装的人，把那根铁丝直接插进上边口袋即可。管小贵想把纸花插在夹克的拉链上，可试了几次都没成功，纸花还被弄掉在地上，队伍在他这里停滞了一下。这时后边一个女人上来，不由分说拿过管小贵手里的纸花，在他的胸前使劲一戳，铁丝就插进了他的衣服里。管小贵感激地看了女人一眼，同时也心疼被平白扎了一个洞的夹克衫。这件夹克是管小贵唯一能穿出门的衣服。女人对他挤出一个勉强抱歉的笑，谁也没说话，队伍又继续蠕动了。

进入大厅，管小贵首先看到的是大厅中央堆积的鲜花，大都是白色的，有几簇紫、黄的颜色点缀其中。菊花为多，有很浓的香气散出来，让肃穆的氛围有了气味。鲜花中央躺着的便是这次告别仪式的主角——一个白了须发的老年男子。

人们依次站在大厅一侧，自觉排好队列，没有人指挥，没有人说话，一切做得井然有序，人人都配合默契，心照不宣。

哀乐响起，哀伤的旋律催人泪下——这是中国最体现平等的乐曲，上至最高领导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人人可以用它表述哀伤。然后，

一个男中音致悼词，声音低缓、沉重，但有很明显的机械和应付的痕迹。音乐和悼词都是录音，殡仪馆提前录好的，谁用给谁放，悼词用语放之四海而皆准。

向亡人遗体告别的时候，管小贵走近遗体位置时，发现了与旁边的鲜花格格不入的东西——安放遗体用的，是像医院的急救担架车一样的器具——那就是一辆担架车。等仪式结束，殡仪馆的工人会推着那辆车子，把死人从旁边的小门直接推进火化炉。那个不起眼的小门，就是人们走向天堂或者地狱的必经之门。下面的情景管小贵能想象出来：到了炉前，工人会把死人连同他身下那个担架从车上抬下来，一起推进炉子——那个简陋的担架，就是死去的人唯一的陪伴。那担架据说原来也是共用的，后来经死者家属强烈抗议，才实行了一人一架。

想到这里，管小贵脑袋里突然灵光一闪，那些纸人纸马彩电冰箱别墅美女，以闪烁的节奏，在他眼前快速回放，他终于明白了今天来此的目的。

这时，大厅里终于爆发了哭声，死者亲人，无论男女，无论老少，都不会吝啬这最后的一哭。

管小贵在男女混杂的哭声中匆匆走出大厅。管小贵步履轻盈、情绪激扬，满脸的兴奋几乎要掉下来，他极力压制着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。

管小贵心中酝酿的计划基本成型，他抑制不住迅速膨胀的激情，出了出租屋，一头扎进街头的一家小酒馆。他要为庆祝自己即将跨出人生中最关键、也是最伟大的一步，大醉一回。

这个晚上，天就那么毫无理由地突然一亮，把一个毫无准备的世界照耀得惊恐不已。